

唐三彩人俑中的女着男装现象分析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of female figures in male attire in the Tang Sancai figurines

张妍 Zhang Yan

大连外国语学院国际艺术学院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zhangy_2001_ren@163.com

摘要

本文运用考古学、文献学的观点和实物、图像、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对唐三彩人俑中，“女着男装”的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研究资料主要为出土唐三彩实物。发现这种着装现象出现的原因有鲜卑族男女平等、男女同服的遗风；胡服风尚所致；开放的社会风气和宽松的社会氛围；女性走上政治舞台等。

关键词

唐代，唐三彩，人俑，女着男装，缺髻袍。

ABSTRACT

Based o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applie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mutual evidence of objects, images and documents to analyze and investigate the phenomenon of female figurines clad in male attire. The research materials for this study mainly rely on the unearthed Tang Sancai artifacts. The causes of this dressing phenomenon are assumed to be based on the Xianbei people's tradition of gender equality and use of unisex clothes, which was a style of dress popularized in Northern barbarian tribes in ancient China. Moreover, it points to more open and freer social atmosphere and the emergence of women on the political stage.

KEYWORDS

Dynasty Tang, Tang Sancai, figurines in human shape, women in male attire, Quekua Robe.

1 唐三彩与女着男装人俑

唐三彩是一种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艺术产物，其产生具有深厚的时代背景。盛唐时期，唐朝社会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多元发展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都为唐三彩的兴盛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唐会要》记载：“王公百官，竟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动，破产倾资，风俗流成，下兼士庶”^{[1]194}。其中“偶人象马”指的便是唐三彩。

唐三彩制品，分为器皿、动物、人物三类。人物塑造有妇女、文官、武官、牵马俑、胡俑、天王等，大体都根据人物的社会地位、等级和性别，刻画出其不同的性格和特征。其中，有一类人俑着装形象比较特殊，即女着男装人俑。(图1、2、3、4)

这类人俑大多身着男式缺胯袍，窄袖、低腰线，脚蹬男式乌皮靴，头上作女式发髻(图1、2、3)，也有戴男式幞头的(图4)，面容丰满娇好。



图1 唐女着男装人俑



图2 唐女着男装人俑



图3 唐女着男装人俑



图4 唐女着男装人俑

缺胯袍自出现在北齐以来，其穿着群体一直为男性，而且，其多被用作戎装穿用，故其男性色彩更加浓厚。

然而在唐代，缺胯袍有一类特殊的穿着群体，那便是女性，其中尤以宫廷女性居多。

2 史料分析

《旧唐书·舆服》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2]1534}。这里所说宫中女性多着男性的乌皮靴和缺胯衫，而且无论尊者卑者，宫内宫外，都这样穿。

笔者通过对大量的图像资料分析发现，唐代女性着男装的式样多以缺胯袍为主，穿着人群中侍女、随从占相当大的比例，不仅侍女、随从占缺胯袍穿着者的高比例，而且从现有唐代女性着装情况的图像资料来看，女性中着缺胯袍者的数量在整体女性着装中也是占有相当的比例。

除了侍女、随从占缺胯袍穿着者的大多数，女官和贵妇穿着者也占有一定比例。然而，女官和贵妇着缺胯袍也仅仅局限在唐代特殊的历史阶段以及受到流行风尚影响的结果。比如，武周时期，女官多着缺胯袍。受到胡风影响，明显带有胡风的缺胯袍成为某段时期宫中贵妇们的流行风尚。

3 女着男装现象分析

那么，源自于北朝男性戎装的缺胯袍为什么在唐代，成为女性所钟爱的服装式样，并成为某段时期内女性中间的流行风貌呢，为什么这种女着男装的特殊着装现象出现在唐代呢？笔者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研究此问题。

3.1 鲜卑族男女平等，男女同服的遗风

隋唐制度的源流可追溯至以鲜卑族为主要统治者的北朝，唐政权的缔造者唐高祖也是出身于北朝军事重镇武川，其身上流淌有鲜卑血脉的同时，对鲜卑族的文化习俗、民族传统等也是钟爱有加。

中国古代服装史中，有碍于物质匮乏，生产技术条件等方面的限制，西汉以及包括之前的历史阶段，男女装基本同款。但随着物质条件的进步，生产技术条件的提高和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自东汉以来，男女装已明显区分性别，尤其在唐代，女装在设计生产、款式制作、色彩搭配、工艺技术上都进入到一个大放异彩的阶段。

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女着男装的普遍现象，而且这种现象是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现象，唐代之后至中国古代社会结束之前都再未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女着男装现象。

笔者认为，原因之一是，隋唐政权中残存有许多鲜卑族民族传统遗风的影子。

鲜卑族较汉族社会的文明进步速度要迟缓许多，北朝建立始初，尚处于奴隶制社会的鲜卑族被迫快速跃进到封建社会阶段，虽然快马加鞭的学习借鉴汉族传统礼仪，进行一系列汉化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但鲜卑族本身所具有的民族始源特性却没有那么快被摒弃掉而彻底移风易俗。

母系社会的遗风仍然使得鲜卑女性具有较为强烈的自我意识，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乌桓者，本东胡也。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贵少而贱老，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故也”^{[31]799}。“鲜卑者，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31]803}。鲜卑习俗与乌桓相同，都是逐水草而生，居无定所，性格彪悍，重视年轻人而轻视老人，怒气之下可以杀其父亲和兄弟而不杀其母亲，因

为母亲有自己的部族，杀掉母亲会有人寻仇，而父亲和兄弟则不然。

“婿随妻还家，妻家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皆为办”^{[3]1799}。女婿跟着妻子回娘家，对妻子家中人不管尊长卑下，天天向他们行拜礼。在妻子家，做仆人做的事，过上一两年，妻子家中才送给他们许多东西打发女儿走。这是母系社会部族成员之间秩序关系和婚姻关系的真实写照，故我们可知，女性在鲜卑族社会中历来拥有绝对的权威。

鲜卑族较晚步入封建社会，封建传统礼教思想对鲜卑族束缚松弛，从而在鲜卑族社会中，男尊女卑的思想意识淡薄。《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在鲜卑族的家庭生活中，“父子男女相对，踞踞无礼”^{[3]1799}。夫妻之间以你我相称，与汉族夫妻之间妻子在丈夫面前低眉顺眼的情况大不相同，妇女不讲究敬夫礼节。

鲜卑族作为北方胡族，一向崇尚武力，部族之间往往以武力解决事务争端，社会结构具有浓重的军事化特性。迁徙至中原后，虽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逐渐转变，但鲜卑人骨子里的骁勇善战的性格从未改变。女性也同男性一样，穿裤着靴，弯弓搭箭，骑马射猎。《南齐书·魏虏传》载：“太后出，则妇女著铠，骑马近辇左右”^{[4]356}。

鲜卑族妇女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同男性发挥着相同重要的作用。北朝时期，妇女不同程度的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上自皇后，下至侍女，主要从事养蚕和纺织事务。北朝时期的纺织业很发达，妇女在其中的贡献可见一斑。

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经济地位也会随之提高，从而决定了鲜卑女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集中表现就是妇女干预朝政，如历史上著名的文明太后冯氏对外抗击民族侵略，对内实行一系列经济改革，成为北朝汉化改革先驱，培养出北朝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孝文帝拓跋弘，对其汉化思想形成以及北朝加速封建化进程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这种历史现象不知与后来唐代武则天君临天下的史实是否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更使得鲜卑妇女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拥有崇高的地位，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同男性一样，成为家庭和社会的主要担当者，也需要在服饰上表现出同男性相同的英气，同时客观存在的生产生活实用需求也使女装变得更加实用、适体（图5）。在男女同服的外表下，隐藏的是鲜卑族男女平等甚至女性占有绝对地位的本质。遗

风遗俗所及，唐代女性着男装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同时，鲜卑族阶级观念淡薄，在服饰中体现出的阶级性不强，故这种单一的缺胯袍款式在唐代上自公主下至侍女中间通行。



图5 唐张萱《魏国夫人游春图》中侍女着男装

3.2 胡服风尚所致

自东汉末年吹起的一股“胡风”、“胡气”，“胡姬”、“胡酒”、“胡帽”、“胡乐”，成为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这股风一直吹到唐代天宝年间，风头正劲，安史之乱后，逐渐减弱。主要见于如下史载。

《后汉书》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5]330}。

《旧唐书·舆服志》载，“太长乐尚胡曲，贵人御僕，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2]1534}。

同书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2]1533}。

唐代诗人元稹在其诗歌中有这样的描述：“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6]89}。

《新唐书·五行志》载，“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领袖窄小”^{[7]697}。

《新唐书·车服》曰，“宫人从驾皆胡冒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帽亦广，有衣男子衣而靴”^{[8]432}。

这里所说的胡服，主要指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各民族的传统服装，在唐代胡装盛行的时期，其可称为是“时装”。胡服多男女同款，缺胯袍是此时胡服流行中的主要服装款式，也就是说唐代女着胡服、女着男装乃时尚之装扮。

当然，这股胡风所带来的服饰流行风尚，除了缺胯袍还有与之相配套穿着的条纹裤，帷帽、幂离等。安史之乱的发生，使中原汉族对胡族的好感度大大降低，甚至穿胡装的行为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是“服妖”。

据《新唐书·车服》载，“开元中，初有线鞋，侍儿则著履，奴婢服襴衫，而士女衣胡服，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中原地区盛行的胡族流行势头骤然减弱，服饰中如帷帽、幂离、条纹裤等退出了当时的“时尚舞台”。然而，以缺胯袍为原型的一系列长衣样式却凭借其强大的生命力长久的被保留下来。

3.3 开放的社会风气和宽松的社会氛围

唐代女着男装，无论尊卑，就连太平公主也喜好男装。据史载，《新唐书·五行志》“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7]696}。男装在贵族和士人阶层妇女、侍女、随从中也普遍流行。（图6）《旧唐书·舆服》“咸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2]1534}。《中华古今注》“至天宝年间，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9]22}。这种女着男装现象至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高潮。

开放的社会氛围和宽松的社会风气还表现在唐代女性着装坦露身体的现象。女性不止坦露颈部、手臂部，就连后背和前胸也存在相当面积的袒露。唐代诗人这样描述女性着装的胸部袒露：

欧阳询的《南乡子》说“胸前如雪脸如花”。

周昉的《逢邻女》说“慢束罗裙半露胸”。

杜甫的《两人行》说“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珠压腰褊稳称身”。

李玉群的《赠歌姬》说“胸前瑞雪灯斜照”。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高度发展时期，疆域广阔、政令统一，从初唐到盛唐一百多年间，经过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

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形成在当时世界上最强国，人们充满自信，采取开放的策略，人的思想意识得到解放。唐代前期由于经济上升，国力富强，因而反映在思想上的自信，和政策上的开放。唐时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各种派别兼容并蓄，体现在人们的衣着服饰上出现百花争艳的局面。这一时期，由于国家的强盛，对外交通的开拓，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不仅我国的珍奇异宝、科学技术、工艺品等输出国外，同时，西亚、波斯、印度等外国服饰文化等也传入我国。

由于国力的强盛，强大的唐帝国则以足够的自信心来接纳这些外国输入性文化，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引进和吸收，对他们抱有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这也是带有胡风、胡气的胡族文化在唐帝国领土上生根开花的重要原因。

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们生活幸福安康，思想高度解放，促进了唐代宽松社会氛围的形成，打破框框、突破传统，无所束缚的创造和革新，人们对女着男装、女装袒露等服饰行为的容忍度和接受度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是罕见的。开放的对外政策，促进了中外服饰文化的交流，西方服饰文化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在服饰上，唐代出现的女着男装、女装袒露的着装行为都是在宽松的社会氛围和开放的对外政策情境下发生的必然结果。

3.4 女性走上政治舞台

在男女地位严重失衡和不平等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女性素以男性的附属品存在着。政坛上，男性一向独领风骚。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制度也使女性在家庭中、社会中毫无地位可言。

然而，这种情况，在唐代尤其在武周时期，大有不同。女官着缺胯袍（即男装）多集中在武周时期，武则天总理朝政，大胆启用女官，许多女性走上政坛，此时走出深闺的女性同男性一样参与国家要事的决策，如上官婉儿，曾是武周时期著名的“巾帼宰相”，唐代女性参与

朝政的代表性人物，专秉内政，参决政务，其能力才干丝毫不逊色于男性。

因而，从客观的角度讲，女性官员的身份也要求女性在外观上凸显男性阳刚的一面，而此时的男装——缺胯圆领袍衫加上头戴幞头脚蹬乌皮靴的配伍则是可以满足这一需求的不错选择。除了缺胯圆领袍衫，这一时期偶有发现女性着襦袍的，多见于女性官员中。

4 结语

唐三彩人俑中，“女着男装”是唐代特殊的一种着装行为，这种现象出现在唐代的原因分析如下：鲜卑族男女平等、男女同服的遗风；胡服风尚所致；开放的社会风气和宽松的社会氛围；女性走上政治舞台。

参考文献：

- [1] 田自秉. 中国工艺美术史 [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
- [2] 许嘉璐. 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舆服志 [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 [3] 许嘉璐. 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 [4] 许嘉璐. 二十四史全译·南齐书·魏虏传 [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 [5] 许嘉璐. 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卷二十三志第十三·五行服妖 [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 [6] 林德保. 详注全唐诗 [M]. 大连：大连出版社，1997.
- [7] 许嘉璐. 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五行志 [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 [8] 许嘉璐. 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车服志 [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 [9] 马缟. 中华古今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